

■原载“作家在线”微刊

## 株洲地名趣谈

刘文清

当年在长沙求学时,同宿舍的小黄,老是把“井湾子”说成“井子湾”,在三年同学期间,一直是宿舍六人饭后的谈资笑料。以至于毕业30年后,同学见面说起这事,仍是忍俊不禁。而我,当初初来株洲,却好长时间不认识甚至不会写的三个地名,如今每每回想起来,仍感觉尴尬难堪,却又温暖满怀!

## 醴陵的“醴”

记得1992年大学毕业刚来株洲时,我对株洲知之甚少,只知道这地方交通发达,是个工业城市。对于株洲代管的醴陵,就知之更少了,甚至连这个“醴”字都不认识!中学时,我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便在高考的时事政治题目里,也没有见过这个“醴”字。来株洲参加工作后,在企业车间重复三班倒的生活,同事、工友之中也没有醴陵人,又怎么会关注醴陵呢?那时从外界获取信息的途径,仅限于报纸和电视,然而报纸和电视于我这般在车间工作的单身汉而言,都是奢侈品。更要命的是,这个醴字,笔画那么多,写起来是如此复杂,我才懒得去认识。现在查百度,醴,li音,意为甜酒、甜美的泉水,县名醴陵。

我究竟是何时才真正认识这个醴字,并学会写它、熟悉它?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我调到党委机关从事文字工作以后的事情了。也是迫于无奈,在机关写材料,不能不提醴陵,不管笔画多少,也不得不写。一来二去,就记住了这个“醴”字,书写起来也顺手多了。随着工作上的联系日益增多,因此也对醴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 酃县的“酃”

在我看来,这个“酃”字,比起醴陵的“醴”字,更加生僻难识。翻阅商务印书馆1993年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显示:酃,是个县名,在湖南。除此之外,再无释义。想想也是牛得很,县名专用。

不瞒您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手写不出它。可是用五笔打字,却简单得很,在电脑键盘上敲击FKK三键就出来了,

而手写,反复N次都未能正确地书写出来。来株洲工作后,酃县就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因为山高路远,未曾向酃县迈进一步。直到1998年才有机会踏上这块土地,并在本地朋友带领下首漂斜滩河,只是到了1994年,酃县已改名为炎陵县了。

当时炎陵境内没有沪昆高速、衡炎高速,也不通火车,一天一趟从长沙开过来的火车也只在茶陵就打止了。从市区去那,唯一通道就是106国道。往往是早上八点发车,中餐在攸县皇图岭吃了辣椒炒肉,给车加油后,再接着赶路,要傍晚时分才能抵达炎陵县城晚餐,人困马乏,苦不堪言。单程240公里,往往耗时一整天,去一次炎陵,得下多大决心啊!

我第一次去炎陵时,虽然它已改名为炎陵县几年了,但人们仍习惯叫它酃县。县委招待所“酃峰宾馆”几个大字,无时不在提醒南来北去的宾客,这里曾名为酃县。如今,很多年没去了,也不知道这家宾馆是否仍沿用原名。

如今的炎陵县,发展有目共睹,早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的圣地;“炎陵黄桃,桃醉天下”,让炎陵黄桃享誉天下;还有新世纪梨、李李等,成为老百姓的脱贫树、致富果;神农谷公园的负氧离子,云上大院的野生杜鹃花,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纷至沓来。炎陵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好东西不胜枚举。那里的山珍野味,除了红茶、蘑菇、木耳、冬笋、岩菌、股古蓝外,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当地人把产于本地的木槿花摘了下来,洗净、沥干,用农家自产的米粉和了油炸,或是下水清炒,清爽润滑,唇齿留香。

伟人毛泽东有诗云: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酃县已成为历史,“酃”字却让人难忘,相信新时代炎陵县新的发展变化,定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新的惊喜。怀念酃县,祝福炎陵!

## 淦田的“淦”

说起来颇有意思,最初接触淦田,

是因为使用淦田生产的卫生纸,卷筒的那种,淦田造纸厂出品。淦田卫生纸好用,但是这个“淦”字却把我难住了。有人说,大凡中国汉字,你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读半边音八成是不会有错的。我于是在心里把淦田记成了“金田”。那时我还在企业上班,住的集体宿舍,不足20平方米房间里挤着10来个单身汉。往往是一筒卫生纸,全宿舍一起用,消耗量极大,两三天功夫下来,就只剩下一个卷筒了。

有天早上我倒班之后回到宿舍,正好遇上卫生纸告罄,于是来到楼下的门店,对着老板大声说道:买两筒金田卫生纸!老板一听,茫然无措。我以为他没有听见,便将音量提高几度再说。老板瞪着我:“金田金田,哪有金田?我怕你还想金田起义呢,是淦田!”哎哟,还真小看了这个老板,居然还知道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但我面子是挂不住了,那时那刻,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自打那次后,我有意识地对“淦”字和“淦田”作了一番功课。淦,读音为gan,释义有三,一为水入船中,二为起伏很大的激浪,三为姓。而这个淦田,则是位于株洲县(现为渌口区)中南部的一个乡镇,与醴陵市和攸县接壤,靠近衡阳市的衡东县,距县城所在地渌口镇约60华里。此前我一直未曾对它给予关注,更谈不上去过了,缺少感性认识,加之遇上生字也懒得去查新华字典,才造成如此窘局,也是活该。

真正去到淦田,是2002年夏天的事了。那年湘江发洪水,淦田段湘江大堤出现管涌,淦田闸也同时出现险情。我陪同市领导连夜驱车赶往,到达大堤上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多了,领导现场指挥调度抗洪抢险。我人生地不熟,周边环境更不熟,眼睛又高度近视,在大堤上一个脚踩空,差点滑入滚滚湘江之中成为烈士。如今想来,还是心有余悸!这次经历,使我烙印一般牢牢记住了淦田,这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记忆啊。可惜的是,在我记住“淦”字不久,淦田卫生纸却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原载《神农风》

## 猛夏

玉珍

夏天永远不死  
在我棕褐色眼球里发烫  
凶猛的季节,忙碌、放肆  
光芒四射地燃烧  
少年们远走他乡,浪漫着沉思默想  
太阳下强烈的静默  
暴露没有耐心的灵魂  
而农人依旧在劳作  
黧黑的脸黑得像夜晚  
而每年都有个唯一的夏天  
像头顶高高在上的群星  
野性、密集——体现造化的绝伦  
极生猛的绿色  
大于云朵的树冠在舞蹈  
晃着它灿烂的果实仿佛云彩  
晃着天真的繁茂  
在我语言之河的上空飘荡  
绝对的巅峰就要过去了  
伟大的夏天在叫  
用它发飙的头脑



美丽的酒仙湖。攸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原载《攸州文韵》

## 写攸县

尹金云

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攸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该如何和大家介绍她?该用怎样的词语表达她的情感?我要写攸县,哪怕文字拙劣,也是温柔深情的。

我站在鸢峰山上写攸县,鸢峰山上雅云漂游,山谷溪水淙淙,攸县东乡山连着山,水环绕着山,我们可以在林海里听风,可以在酒仙湖里逐波;大革命时期东冲工厂、红军洞里的曙光、白龙洞的白龙,无不是神奇的人间美景。仙人桥、致乐谷,这里有许多美景,让人诗情绵长。若在酒仙湖里冲浪,定会洗去你的风尘。

我在石山书院写攸县,从石山书院到东山书院,从攸县师范到明阳学校,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来。灵龟峰的禅鼓从明代敲响至今宵,接官亭石板刻下了历史的音符。攸县地灵人杰:冯子振、陈之驱、谭震林等文人志士;引以为傲的两院院士陈国强、单杨、王双飞、苏纪兰、李福瑞等。洙水河边的

风光带,你可以沐浴河风,朗读岸边的诗碑,唐诗的律韵、宋词的婉约,浸润着攸县人的灵魂。

我在攸县南站写攸县,衡吉铁路连接了攸县与外面的世界,南站就是攸县儿女外出闯荡世界的出发点。他们带着亲情,扛着肩上的责任奔向四面八方,攸县人的勤劳创造了许多的辉煌。攸县的士、攸县超市、攸县宾馆、攸县挖掘机……哪里都有生意,不怕苦的攸县人就往哪里走。临行前,父母亲会为远去的儿女斟上一杯米酒饯行;儿女归来,在南站就会有父母的拥抱。于是,攸县南站是这里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时光荏苒,今天有许多年轻人想逃离攸县,外面的世界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但物欲横流的世界终究会让年轻人归来,听着攸县土话,吃着香干豆腐,他们将泪流满面。他方有财富,却安不下一颗异乡的心,只有故土才是生命的归宿……

## 万物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左骏

牙没了  
用药可能长回来

冬 蕊



制图/左骏

当我老了,到牙齿都掉光的那一天,一定会开始羡慕鲨鱼,因为鲨鱼的牙齿有重生的能力,就算牙掉了,它们仍可以不断地长出新牙齿来替换。

但可惜,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早就在演化过程中失去了不断重生牙齿的能力,因为哺乳动物的饮食习惯要求我们拥有比鱼类更复杂的牙齿结构,而失去牙齿重生的能力,便是我们为此必须付出的取舍。一些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一生只会长出一套牙齿,一旦因为受伤或得病掉了一颗牙,那么它们就彻底失去了这颗牙,不会再有新牙长出。

人类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还保留了一次换牙的机会。在婴儿时期,我们先长出乳牙,乳牙伴随着我们长大,然后陆续脱落,逐渐被新长出的恒牙替换。而这些恒牙将会伴随我们度过接下来的人生,如果我们不小心失去了恒牙,便也不再会有新牙长出来替换它们了。

目前,因为各种问题而缺失牙齿的人,只能通过假牙、种植牙等方法来治疗和弥补。但最近日本科学家开发的一种新药物,有望让缺失牙齿的患者直接长出新牙齿。

## 一个基因就能影响牙齿数量

“让人长出新牙齿,是每个牙医的梦想。从我还是研究生起,就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想法。”领导这项研究的 researcher,日本大阪市医学研究所北野医院首席研究员兼牙科和口腔外科主任高桥克在接受采访时说。

世界上有很多人,一出生就缺少牙齿,这些人从小就会在咀嚼、吞咽和说话等基本能力方面挣扎,这可能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先天牙齿的缺失,可能是基因缺陷导致,也可能是发育早期的环境因素引起,比如病毒感染。

高桥一直在寻找治疗这些先天缺牙患者的方法。在获得口腔医学学士学位后,高桥于1991年来到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研究生,随后,他前往美国留学。

那时,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陆续地发现了一些与牙齿缺失相关的基因,一旦在小鼠中删除这些基因,就会导致它们缺失牙齿。这让当时的高桥萌生了一个想法:“仅一个基因的变化,就可以影响牙齿的数量。如果我们将其作为研究目标,就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牙齿数量。”

## 换牙后还可能长牙

2005年,高桥回到京都大学。通过研究,他似乎在一类与牙齿缺失相反的疾病中找到了答案:一些人类和哺乳动物会比正常情况下长出更多的牙,它可能由某种基因缺陷引起。

此前有研究者发现,缺乏合成US-AG-1蛋白的基因的小鼠,牙齿的数量会增加。而高桥的研究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理清了其中的机制。他们认为,许多“牙过多”患者,多出的牙可能来源于人类的“第三牙列”。

乳牙属于“第一牙列”,恒牙(除磨牙外)属于“第二牙列”,通常情况下,在这两

列牙之后,不会再有牙长出来。但一些科学家认为,人除了乳牙和恒牙外,还有继续生长牙齿的潜力。一些研究发现,人和一些哺乳动物在恒牙靠靠的一个侧,还有潜力发育出新牙列的上皮牙基,只不过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会在生长过程中逐渐凋亡,不会真正发育成新的牙齿。

而USAG-1蛋白的功能,恰好是抑制“第三牙列”的生长,它可以抑制在牙齿发育过程中两种至关重要的蛋白质,骨形态发生蛋白。而那些出现“牙过多”症状的人或小鼠,很多正是由于编码USAG-1的基因存在缺陷,BMP和Wnt信号没能被有效抑制,部分属于新牙列的牙齿长了出来。

高桥意识到,如果能人为地靶向阻断USAG-1蛋白的功能,是不是就有机会让缺失牙齿的人,再长出牙齿呢?于是,在2018年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中,高桥团队成功研制出了一种可以抑制US-AG-1与BMP结合的中和抗体,并成功让小鼠和雪貂长出了正常形态的牙齿,且没有发现副作用。

而现在,他们已经据此进一步研制出了准备用于人的长牙药物TR035,现已通过日本相关机构的批准,将于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期间开展I期临床试验。他们将招募30至65岁的有一颗或多颗牙齿缺失的男性,进行单剂量、双盲的安慰剂对照试验,以确认该药物的安全性。

或许等我老了,就不用再羡慕鲨鱼了。

(来源于“环球科学”微信公众号)

辟谣

## 谣言:手电筒、验钞机可检测黄曲霉毒素

真相:这种方法不靠谱。首先,除了黄曲霉毒素,很多细菌产物、维生素A等都可以被手电筒或验钞机光照激发而产生荧光,仅凭荧光确认容易造成误报,同时还会增加人们的焦虑感;其次,黄曲霉

毒素含量一般很少,即使是黄曲霉毒素被激发产生了荧光,肉眼也很难捕捉辨别。实验室中的检测方法,大都需要事先进行提取和提纯。(来源于《中国消费者报》)

## 谣言:吃黑色食物可止脱发

真相:没有科学依据。脱发的病因有很多,不是所有的脱发患者都能通过吃黑色的食物来止脱发。对于脱发患者来说,治疗脱发首先还是要去明确诊断,确定病因,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治疗方式,例如口服药物、外用药物以及手术治疗等。在

规范诊疗脱发的基础上,适当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适度食用,否则会给自己带来更多负担,比如长期大量食用黑芝麻,可能会导致脂肪肝、血脂升高等情况。(来源于“科学辟谣”微信公众号)

知乎

## 走路和跑步,哪种方式对血管更好?



配图/左骏

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已有多项研究发现,走路的速度、步数,能反映一个人的身体机能衰退情况和健康状况;多走路能降低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并促进长寿。

近日,一项发表于医学杂志的研究为“多走路对健康和寿命有好处”添加了证据,同时这项研究还发现,不论是走路步数还是运动时长作为目标,只要达到一定标准,都会对健康和寿命产生有益影响。

科学家研究了14399名女性参与者,她们的平均年龄为71.8岁。科学家统计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族裔等信息,吸烟状况、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绝经后激素治疗情况,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信息,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癌症等慢性疾病患病史和治疗史信息。

通过让参与者除睡眠时间外,连续7天佩戴加速度计,科学家统计了每天进行不同强度身体活动的时间,以及每天走路的步数。

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参与者每天走路步数中位数为5183步,每周中等至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长中位数为

62分钟(相当于每天9分钟)。在近9年的随访期间,共新发心血管疾病588例,1330名参与者死亡。

剔除其他因素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不论是多走路还是多进行身体活动,都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降低有关。

科学家分析,多进行身体活动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的关联,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比如可以提高心脏功能和血管弹性、降低血压、减少炎症因子、调节血脂等途径,减少心血管疾病

危险因素,预防心血管疾病;调节糖代谢,降低血糖,提高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预防与2型糖尿病,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肥胖的发生,而肥胖是癌症等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等。

当然,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研究,显示了多进行身体活动和走路都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并没有表明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参与者长期走路步数可能会发生变化,没有考虑走路速度的影响等。

研究最后指出,当前身体活动相关指南大多将强度和时长作为衡量身体活动量的标准,这项研究的发现提示人们,走路达到一定步数也可产生与中等至高强度身体活动相似的效果。未来在制定身体活动指南时,可将步数作为一个标准,让大众根据对身体活动时长或走路步数的偏好,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指标。

(来源于领研网)